

宫锁连城

凤还巢之连城

那个人，她到底是爱过他，还是恨过他？

连城，流落民间的格格，身陷勾栏，情牵一世之人，恰逢偷走自己命运的那个他。恒泰，平凡人家的小儿，坐拥荣华，陪伴一生之人，却非心中至思记忆的那个她。

下

作品正

延续“宫”系列“双生三旦”的格局
这不是宫廷剧，而是一个有着宫殿般慢慢铺陈的纯爱情故事

2014年度巨献
清宫爱情大戏
芒果台屡次刷新收视巅峰的
《宫》系列第三季

袁姗姗 陆毅
戴娇倩 杨蓉
高云翔

豪华阵容 倾情演绎



同步
发行

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
和悦读 同步发行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01404300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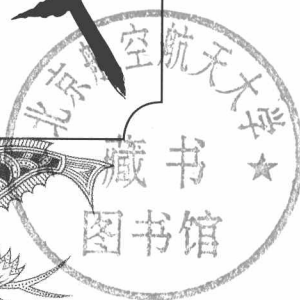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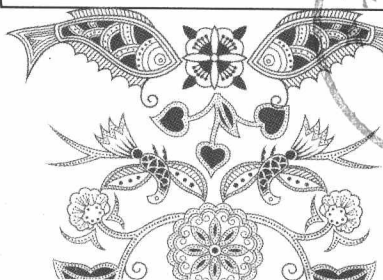
I247.5
3744
V2



宫锁连城

于正
作品

下



北航

C1729333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1247.5
3744
V2



目



录

第一章 花开若相依 001

第二章 浮云蔽白日 039

第三章 上言长相思 064

第四章 下言久离别 092

第五章 蔼蔼花蕊乱 12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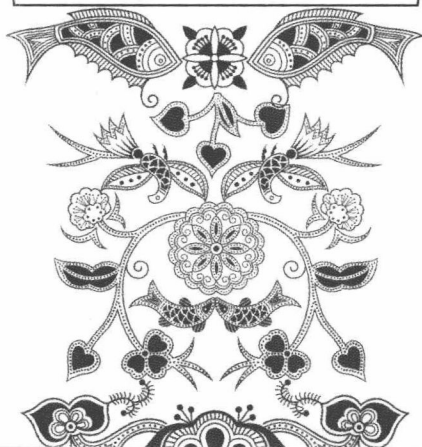
第六章 云细不成衣 158

第七章 江动月移石 196

第八章 思为双飞燕 223

第九章 浩浩阴阳移 257

尾 章 291



第一章

花开若相依

【一】

凿玉镂金的琉璃重瓦，映亮窗前那一排岁菊，阳光扑落其间，似明似暗。

恒泰此时凝神望着那层层束束的堆粉攒瑛，恍惚又想起了连城。连城莞尔一笑的模样，恰也是此般娇艳。嘴边缓缓酿出丝丝笑意，一时竟全然忘了自己仍等候在坤宁宫的侧殿。今日宫中来信，竟是皇后召见，而此时，虽未见到皇后，心中已起了丝缕疑虑。

“恒泰啊。”

珠帘轻启，平和宁静的一声由远处幽幽传至。

恒泰闻声仰首，已见皇后由侧殿缓步而来。褪去一身繁缛朝衣的皇后，此时步履稍显轻盈，目色宁和，较往日更为引人亲近。皇后几步坐至暖榻上，素手接过宫人递上来的新茶，略略品上几口，声音依旧平和：“今日本宫召你来，可知是为了何事？”

恒泰闻言，弓身道：“回皇后娘娘的话，臣，不知。”

皇后静静扫了恒泰一眼，缓缓扬笑：“未有什么大事，只闲话一番。”手轻一抬，允恒泰起身赐座。

待恒泰方以坐稳，她似又想起来什么，目中闪烁道：“对了，本宫前些日子读到一首诗，写得确实有趣。什么至近至远东西，至深至浅清溪，至高至明

日月……”皇后说着，却突然停了下来，“这最后一句，本宫恰是忘了。”再启声时，皇后已凝住恒泰，不无深意道：“恒泰，你文武双全，可记得吗？”

恒泰心中隐隐一紧，手将茶盏攥紧，宁静出声：“回皇后娘娘的话，这是唐朝李季兰的《八至》诗，最后一句，想来是‘至亲至疏夫妻’。”

“是啊！至亲至疏夫妻——”皇后猛一扬声，随即笑色更重，“这诗写得极好，前三句越是平淡，越显出最后一句的峰峦。”说着，目光转至恒泰，须臾不移，声音之中平添几分落寞，“唉，自伏羲女娲结夫妻始，这人世间的夫妻多如恒河沙数，可要想把日子过得合意美满，却是万中也无一。夫妻间固然可以如胶似漆、誓同生死，却也可以反目成仇、不共戴天……”

听至此时，恒泰已了然，项庄舞剑，志在沛公，皇后这也是要过问他和醒黛之事了。他无奈地扬起目光，触目竟是那阳光下鲜妍而笑的岁菊。连城，连城，自心中翻滚无数情愫，耳畔皇后的声音自也是越来越远：“这当中爱恨微妙，情缘浅深本就难以言说。必得要曾经沧海，才能指点归帆，可有时候勉强过得沧海，却发现韶华不在，恍如隔世了。”

手中那一盏茶，未饮半口，竟是全凉了。恒泰目中抖了抖，留恋的目光最后一扫那团团簇簇的岁菊，微微合目。他，并不畏皇后的插手，纵是这天下人人都来过问，人人都要阻拦他与连城，他亦无惧于心。只是……连城，他已然不舍得她为他再受一丝的伤害。纵是对连城一丝一缕的伤害，于他都好似万箭穿心。

“皇后娘娘……”一丝微弱的低吟自恒泰嘴中溢出。

至此刻，她便知，聪明如恒泰，不会不知她的深意。只她却似不闻，反将声音扬了几分，越说越急：“这世上的夫妻当然各有各的难做之处，但千年修得共枕眠，能在一起毕竟也是一种难得的缘分。更何况夫妻同心，家业盛兴，关乎一个家族生存的根本，又哪里是可以简慢对待之事？”

“皇后娘娘所言极是，恒泰明白。”再一声，恒泰定定出声，仰起头看向皇后。莫要，千千万万莫要再伤害连城了。此时此刻，他心底全静，便只有这一丝声音横贯心口。

“你……”皇后叹了口气，声略重，“不明白！”

说罢，抬手命殿中伺候的宫人散去。只待殿中，唯有她和恒泰时，她便露出一丝疲惫无奈之色。她又何尝不知，何尝看不懂所谓儿女情长，你情我愿，只方才那一瞬，她已将他目中所有的挣扎与惘然尽数看在了眼底，甚而还在他

目中看出了那个连城的影子。只可惜，醒黛、连城、恒泰，命运便似孽缘一般将他三人死死缠住，这一场三人同行的情路，到底是殊途同归，还是相爱相散，她却看不清了。

“自从皇上将醒黛和硕公主交付于你，你可曾有半日叫人省心？醒黛屡次进宫，以泪洗面，说你们夫妻不睦，说你……另有新欢——”丹茜长指轻轻揉上额心，皇后浅声喟叹，“本来这些小儿女事，本宫不欲多管，但毕竟醒黛是个公主，说起来也是天之骄女。你要纳妾我管你不着，但你若叫醒黛受了太多的委屈，本宫却是不依的！”

待皇后声落，恒泰已是两膝着地：“臣知罪，请皇后娘娘责罚。”

“本宫没有要责罚你的意思，今日不过是和你话家常，起来吧！”皇后面上凝色淡去几分，声音转而平和，笑色染起。

皇后不肯落罚！非但没有一丝释然，恒泰只将心扯得更紧，不怕皇后降罪于自己，只怕那两个字由皇后言出。

“自古家事最难断，皇上也是管不过来的。本宫倒是有个法子——既然那个叫连城的女子横在你们之间，成为了一个障碍，那么，何不先把她拿掉？”

连城！自这两个字由皇后言出，恒泰便紧张地屏住了呼吸。不及皇后话完，他便又跪了下去，死死盯住皇后：“皇后娘娘！这一切皆不关连城之事！都是臣的错！请皇后娘娘责罚！”

皇后微微皱起眉，她又不曾开口说要拿那个连城如何，便瞧他如此小心紧张，心底好笑好叹，又实在为醒黛忧心心急。软袖临着茶案缓缓滑过，皇后踩下脚榻，一步步朝去窗外，驻步于岁菊前，抬手抚向那团潋滟，笑色稍敛，郑重出声：“从今日起，传连城入宫，让她来陪本宫一段日子，既可以教她些规矩，又可以给你和醒黛好好相处的时间——什么时候你们夫妻关系变得极好，我再将这个连城送回去。”

“皇后娘娘。”恒泰下意识想要推拒，却见皇后此时面色凝重，不容一丝违逆。

“你也别怨本宫，本宫也是一片好心。”皇后自岁菊前转过身，看了一眼恒泰。醒黛是皇上最宠爱的公主，这一对小夫妻若是长久地闹下去，有朝一日皇帝震怒，又岂是富察一家所能承受？思及此，便更是严肃道，“作为一个男人，不光要有情有爱，还得尽忠尽孝——恒泰，你是个明白人，应该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。”

情爱，忠孝。

便终究不得两全吗？

“臣明白。”艰难出声，恒泰轻轻闭了双目，全身气力似已卸下，恍惚中朝向皇后叩头道了声，“臣谨遵懿旨。”

言罢，这世界忽然又静了下来，恒泰已不记得皇后最后满意的微笑是何模样，更不记得自己退宫时，皇后口中念着什么，似乎是一句……孺子可教。心底闷痛，恒泰自嘲而笑，连自己心爱的女子都不能保全，枉他文武双全，恐怕还不及孺子吧。

朱红的瓦墙，仰起头，需要很努力才能看到远远的那一片蓝天。

自坤宁宫而出，恒泰沿着长长的甬道一路走下去。他今日的步伐极慢，似想要看尽这紫禁城。一入宫门深似海，紫禁城这样大，宫墙这样高，蓝天这样遥远，不知连城……满目朱红看得眼底更凉，直到那自宫门口而来的熟悉身影一点点撞入自己的眼，平视的目光瞬间僵硬，步伐冷住，朦朦胧胧，他似又看到了那繁艳的岁菊，属于她的岁菊——

连城……

那不是岁菊，也不是幻影。

确是连城。

此时，她身后跟随的便是坤宁宫的宫人侍卫，她该已是接到了皇后的旨意吧。恒泰心下钻痛，再难挪一步，就那么怔怔地盯着缓步而来的连城。清明的日光环绕在她身后，镀上一层金色耀目的光晕，随风而来那细细碎碎的花瓣，便垂落在她裙间。

不远处，那绯衣身影似也看到了他，竟也是一顿。

许久，他二人皆停住了脚步。

“恒大爷——”身后宫人微声催促着，恒泰这才回过神来，艰难地向前步去。

他，自东向西而去；她，自西往东而来。

他身后有侍卫随从；她身侧有随侍宫人。

连城的身影已走至他几步之外，秋水盈盈，千言万语，只能止于唇间。并非狭窄的甬道，却在这一刻，容不下二人四目相视，容不下只言片语的关怀。

“恒泰。”微软一声，轻轻溢出，那般熟悉。

本已刻意移开目光的恒泰，浑身一颤，动也不动，只静静转眸，看着几乎擦肩而过的连城玉步轻移，转至自己面前。

一众宫人讶异的目光中，连城走得格外从容坚定。

“恒泰。”朱唇轻启，她又唤了一声，“我——”

恒泰食指掩唇，示意她噤声，目光复杂地看着她，出声垂怜：“别说。我什么都知道了。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你便好好在宫中侍奉皇后娘娘。记住，千万不要惹事。”继而坚定地点头，予她宽慰道，“放心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一定会把你接出来的。”

“恒泰。”连城咬唇，恨不得以所有目光永远锁住眼前人，忍不住问，“你真的放心我在这里？你不怕我会和那时的小雪一样？”

“不会的。”恒泰猛然截住她的话，为了避开周遭眼线，便不得不将声音压得更低，“这次毕竟是皇后娘娘钦点的你，又与我有约，皇后娘娘素来圣明慈和，你莫要多想——只管进坤宁宫便是！”

说着，咬牙狠下心，不再看连城一眼，径直往宫门的方向大步而去。他越走越急，越走心底越痛，似被人在心口生生挖出了洞，就那么空着，没有血，没有泪，一派空洞，痛得几乎麻木。

“咚——”

一声闷重自身后传来，恒泰猛地怔住，由这一声亟亟回首，却见连城双膝跪于甬道，风吹乱了她的额发，阳光扑落在她眉间，映烁着那明润如水的双目。她缓缓牵起嘴角，有笑色丝丝蔓延。她此时竟是笑着，笑得那样宁静安好。

恒泰心急，身子朝前一踉跄，探出的手，却在百般挣扎后，颤颤放落。

“连城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”

千般情愫，百般言语，终只能化为这一声无奈又心疼的急唤。

“恒大爷，无论如何，我都感谢你，感谢你对连城所有的好，纵是此去宫深似海，连城也始终念着惦着你对我好。”任酸楚充盈满心，连城仍是笑得灿烂，“无论死生，一生无忘。”她只是想对他道一声谢，只怕……只怕往后再没了机会……

“放心！不会有事的——”恒泰顿觉心疼，再听不得她口中关于死生的任何一个字，他朝着她重重点头，最后一声无比坚定，“你记住，有我！”

连城只笑而望着他，便似将他的话牢牢落在心底。她垂下身，予他一拜，毅然起身，转身间欣喜的泪滑坠唇间。一时间恐惧全无，她似有了好大的一股力量，足以面对陌生的紫禁城，面对即将面对的那未知的一切……

皇后这个字眼，对于连城，既是熟悉，又是陌生。

因着跪了许久，连城便开始悄悄睨向皇后的身影。

在连城的念想中，皇后一直是那般雍容威仪，高高位于主殿上的存在。然而今日，她觐见时，皇后竟是落座于暖炕之上，她面目之上也少了几分严肃冷傲，倚着茶案心平气和地阅览内宫递上的用度簿子，神色间更透着丝缕睿智。

终于，皇后放落手中的簿子，目光移向连城：“连城，你起来吧。”

一言，无喜无怒。

连城依言起身，却见皇后示意了她近前几步：“你过来，把手伸出来。”

连城谨慎地挪着步子，迎至皇后榻前，忐忑伸出两腕，略垂了头，不敢直视皇后。

皇后端过连城的腕子，仔细瞧看着，不时挑起眸眼睨着连城的容貌，端看了半晌，终于点点头，放落连城的腕子：“嗯。这双手生得倒是极美，白皙嫩滑，细长灵巧，摸上去柔若无骨，不错！”

皇后虽是美言，可连城听来，却觉得寒战。料想皇后因醒黛之事必有恼怒，莫非欲砍下她的手以示警戒？想到这里，便是满身发凉，手心生生攥出了冷汗。

皇后似看穿了她的小心思，挑了挑眉，又再添了句：“既然有这样的双手，那你一定会梳头喽？”

连城呼了一口气，心下释然，又实在不懂皇后意在何下，硬着头皮摇了摇头：“回皇后娘娘，民女倒是见过有人梳得好头，自己却是不会……”

皇后“嗯”一声，揣摩着又问：“女红刺绣，想来做得不错？”

连城再摇头：“回皇后娘娘，民女从未做过刺绣，想来也是做不来的。”

皇后双眉轻蹙，叹了口气：“那么磨磨胭脂，打打香篆这种简单的事情，你总会吧？”

连城为难地皱起一张脸，又是摇了摇头：“回皇后娘娘，这些民女连听都不曾听过，更别说会做了。”

一口一句回皇后娘娘，一句一个摇头。皇后已是不悦，凛冽道：“亏你也是府里出来的，不过是些日常家事，这也不会，那也不会，那你到底会什么？”目光再移去连城脸上，神色转冷，“既然都不会，也难怪你只会兴风作浪！”

一言重重砸在连城心头，连城委屈，忙插口：“娘娘！我不是这样的人！”

皇后贵为六宫之主，不曾见过何人能截断自己的话。这小丫头的莽撞插言，引得皇后微有一怔，狐疑地看向连城。

“连城虽然出生青楼，不是公主，也不是千金小姐，但在自己娘亲那里，也是当成宝贝孩子养着的。”连城憋红了脸，殷切地凝着皇后，脱口而出，“粗重的活计不让碰，复杂的手工不用学，每日里会见朋友，玩玩笑笑。旁人觉得我啥都不会，我娘亲看我却哪里都好。连城会烧饭、洗衣、唱歌，也在染坊里做过工，善待朋友，还爱帮忙，心眼，其实也不算太笨，若是皇后需要连城学什么，连城努力学习就是！”

“好一张利嘴！”皇后落下一声，声辞严厉，“本宫不过说你一句，你竟敢在本宫面前说了这许多。”

连城此时才意识到自己言多嘴快，复又将头垂下，不时偷睨着皇后的表情。

皇后不再瞧她，心下觉得面前这个理直气壮冲撞风仪的连城有几分奇特，听她说及为人父母舐犊之心，亦有几分道理。待周遭一时静下，皇后才又换了口气，缓缓提声：“你这样的人，总是有理，对不对？”

连城尚来不及摇头，便听皇后继续言道：“好吧！今日你既然入得坤宁宫，却也不能让你白来一趟……秦湘！带她去宫女房，叫她好好学学皇家的规矩！”

“是。”一声应，自帘后而来。

连城瞪大了眼睛，不无好奇地盯着对面走来的这位被唤作“秦湘”的宫人。只见她较其他宫人更显年长，素白的面容映不出一丝情绪，满眼木然，竟好似一个无喜无怒的活死人。

全不在意连城的打量，秦湘轻轻抬了眸子，对着连城冷冷落下一声：“连城姑娘，请随我入宫女房。”

由坤宁宫退下，连城一路追随着秦湘身后。这位秦姑姑步履极快，连城险

要追不上她的步子。由坤宁宫一路转西，自入西宫，再经过来时长长一路甬道，穿过御花园西南角，再越过两处香殿，所目之处，已不是东宫的壮阔、西宫的别致，反添了几丝萧索朴素。

秦湘领着连城在一处门苑前住了脚步。连城偷偷瞧去苑子里面，见得内苑是一套小宅院，四面建有房屋。秦湘只是驻步，向门苑前守门的侍卫交代了一番，便领了连城迈了进去。

才一迈入，便远远听来庭院里飘荡着宫人诵念的声音，连城随着秦湘穿过前廊，便听那诵念声时有时无，时断时续，咿咿呀呀着——

“阴阳殊性，男女异行。阳以刚为德，阴以柔为用，男以强为贵，女以弱为美。然则修身莫若敬，避强莫若顺。故曰敬顺之道，妇人之大礼也。夫敬非它，持久之谓也；夫顺非它，宽裕之谓也。持久者，知止足也；宽裕者，尚恭下也……”

连城隐约听出来宫人们似乎在背《女诫》。从前倒也听说这《女诫》的撰文最是繁杂，言辞拗口，不说背，只是诵读，对于这些小宫人而言，想必也是苦不堪言。果然，入得中厅的庭院，便见宫人们围坐在庭中，一个个苦皱眉头，绞尽脑汁地诵念着。

一路沉默的秦湘，此时看也不看连城一眼，冷淡吩咐着连城：“从今日起，你就先跟着她们一起，记诵各种女德文章。”

连城点头应了应，饶是好奇地环视着庭中其他景致。恰秦湘此时回过头来，见她这般胆大好奇，脸色更冷，咳了一声，径直道：“我看你就是不懂这些淑女圣则、贤妇之道，所以才会变得什么规矩都不懂、都不讲。皇后娘娘既然把你交给了我，那么我自然要正本清源、标本兼治。”

连城撇撇嘴，也不还口，只略收敛，由着她念说自己。

“你不是——聪明好学吗？”秦湘一步走上廊前的石桥，扶栏望着连城，仍是面无表情，“好！今日之内，你须背熟这三篇文章，否则，小心宫里的板子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！”

一声令下，便连庭院中诵念的宫人们都忍不住放下了手中的《女诫》，同情的目光纷纷射至廊中立着的连城。只秦湘一个眼色，她们便又都老老实实埋了头。连城见此，便也明白这秦姑姑当真是厉害的人，索性识得眼色，笑脸盈盈送走秦湘，待秦湘一转过头去，便冲着秦湘的背影吐了吐舌头。

“背就背！”连城暗暗念叨着，转身间已被满庭院的宫人团团围住。

这所庭院中的宫人，皆是在各个宫中犯了事，被罚来在此苑中学规矩的小宫女们。如今见秦湘一走，这些宫人们便丢下了书，也以为她是哪个宫中犯了错的，遂围住连城，一个个左一句右一句，叽叽喳喳，好不热闹。

——“你是新来的吧！”

——“你惨了！这三篇《女诫》难背得紧啊！我们都背了三五天了，读得死去活来，怎么也背不下来！”

——“秦湘姑姑要你一日之内背出来，怎么可能啊。”

——“赶紧坐下来一起读吧，背得一段算一段，总能少挨点板子。”

“停！”连城比了个手势，示意她们静下，顺势由她们手边拾起三篇文章，才扫过几眼，便灵光一闪，计上心来，看着众宫人道，“大伙这般读来读去，个个头晕眼花，就算再读上个一百天，都不见得背得出来。”

一番言罢，宫人们皆是点头称是，眉头紧锁。

“倒不如这样，咱们——来玩一个游戏。”连城笑了笑，猛地将手中的文章扬了起来，朗声道，“我保证，游戏做完了，这三篇文章大家通通都能背下！”

【二】

自连城入宫，恒泰便将自己一人困在花园打拳练剑，他不吃不喝，不言不语，似拼了命一般只与自己的身体过不去。几个时辰下来，汗水湿了满衫，人恍恍惚惚，几近虚脱。想那皇宫本就是天下最深沉可怕的地方，如连城的心思单纯，必定凶险万分。可是，若留连城在府中一日，他便总是想到她会和那江逸尘的种种，他亦放不下，他一百万个不舒服不自在。两相比较，竟是宁愿连城留在宫中。那江逸尘，就是一根刺，他便是使出浑身解数也拔不掉的那根刺！

砰的一声，一记重拳狠狠落在眼前的松树上，额上青筋暴起，恒泰紧紧合上双目，疲惫盖不过难言的苦楚，再扬起拳头，不及落下，便由身后人牢牢困住。

“住手啊！恒泰！”

福晋抱住恒泰，捧着他布满伤口的拳头，泪水涟涟。她方才听得郭孝说恒

泰恨不得累死自己，便急得匆匆赶来，眼见恒泰这般不知爱惜己身，便更是心疼。

“恒泰，你要为额娘想想啊。我就你这样一个儿子，你怎就变成了这样？为了一个女人，真的值得吗？”

值得吗……

恒泰凉凉一笑，笑得满面生泪：“皇宫深险，我不想连城入宫。可是，可是！她在府中一日，我就总是想到她会和那江逸尘搅在一起，每想及此，我就心如绳绞刀割，我心中一百万个不舒服不自在！”

说着恒泰猛由福晋手中抽出腕子，一拳直落，一拳又一拳，震得松针纷纷落下，落了半身，两拳间已是鲜血淋漓。他却好似感觉不到痛一般，不停地诉说：“想到这些，我竟宁可让她进宫！额娘！我已与连城山盟海誓，理应知她信她，可是江逸尘就好像一根硬刺一样扎在我的心中，让我怀疑连城，有时候甚至憎恨她！额娘，我是一个卑鄙的人！我恨我自己！”

“恒泰——”福晋亟亟唤了声，扶着恒泰踉跄跪地，她抱住恒泰两膝，心如刀绞，恒泰的每一击，竟好似打在自己身上，一时间，泪如雨下，“你若再这样痴狂消沉下去，无疑是要了额娘的性命啊！听额娘说，你不卑鄙，你是最善良磊落的孩子，你只是爱上了一个姑娘，你只是没有办法，你进退两难……”

“我答应过连城，要照顾她一生一世。若她有个三长两短，我绝不苟活于人世！”

这话听得福晋心下大惊，忙摇晃着恒泰，恨不得将他摇醒：“连城不会有事的！你听额娘的话，她不会有事的！我儿你怎么这么糊涂。你想一想，皇后娘娘召连城入宫，到底是为了谁？！”

一声问下，恒泰怔住，迟疑的目光凝向福晋，一言哽在喉中，难以吞咽。皇后虽召连城入宫，其意又岂在连城？皇后只盼自己能善待醒黛，至于连城，不过是稍以施压，并非会蓄意加害。皇后那般聪明，又岂会不知自己与连城情深意笃，倘若连城遭遇不测，他必定要迁怒醒黛。

福晋见他已有平静，再稍加安慰，平缓言道：“这次的事，换成往日你对醒黛关爱无微不至，那情况又会如何？”

醍醐灌顶，恒泰猛然清醒过来。

“额娘若是你，就从现在开始，闭口不提连城怎样怎样，只是一味地逢迎

家中的这位公主。她毕竟是你的正妻，真心真意也好，例行公事也罢。”福晋贴近恒泰耳边，将声音压得极低，“只要皇后娘娘觉得你们夫妻关系已经很好，那么连城就再也无法对公主的地位造成威胁，那么老是拘禁着她又有什么意思，还不是会给放出来？”

至此境地，若他越是痴狂在乎，越是痴心激动，皇后便只会越发觉得连城对于醒黛而言是个极大的威胁，至那时，为了彻底断绝他的念想，恐不能保全连城性命。

恒泰转而盯住福晋，一字一顿，言得清晰坚定：“儿子明白了，儿子知道该如何做了！”

福晋凝着恒泰，重重予他点头。

忍，如何不是将那把利刃横插在心头。但也只有忍得一时，方可谋得百世！

只一夜，宫女房便换了光景。

昨日还在愁眉苦脸的众宫人，已是神采奕奕地应对皇后和秦湘的查验。凤辇停落在宫女房外，连城带领众宫人跪在最前首，含笑迎上皇后垂询的目光。

“你说，不仅是你，便连全部宫人都背下来了《女诫》？”皇后将信将疑，看着连城，略蹙了眉。

连城应下一声，随即转向身后的宫人，做起了手势：“姑娘们，一二三——”

在连城的带动下，宫女房的庭院上空，立时扬起了悠扬的歌声——“阴阳殊性，男女异行……阳以刚为德，阴以柔为用……男以强为贵，女以弱为美……然则修身莫若敬，避强莫若顺……故曰敬顺之道，妇人之大礼也……夫敬非它，持久之谓也……夫顺非它，宽裕之谓也……持久者，知止足也；宽裕者，尚恭下也……”

连城自小喜好唱歌，记得儿时便连说话都要用歌唱出来，反而很多纸上的字，她看着费力，但若母亲教她唱，她便能很快记下来，自此她便发现，歌声的韵律节奏，助于记忆。所以她便将三篇文章编成了三首节奏鲜明的歌谣，宫女们随着歌韵将它们唱出来，全然不费力气，平日里三五天都背不下来的文章，可以在一夜之间记牢。

果然，宫人们一口气将三篇文章唱毕，竟是半个字也不差。

“是谁教你们把这些文章唱出来的？”待宫人们静下，秦湘问她们。

“是连城，她教我们用唱歌的方法记忆节奏，然后背起来就快多了。”人群中传来一声微弱的回应，引得皇后不由得将目光锁定连城。

皇后笑色生起，好奇地问连城：“你是怎么想到这个法子的？”

连城忙应：“唱歌的节奏，是有利于记忆的，连城只是将这个方法教给了大家。”

皇后点点头，缓缓由凤辇中站起，由秦湘扶持着走下，停在连城身前，略一笑：“小聪明倒是有那么几分。”待转过身来，已是迎向众宫人，扬了声音，“但是——古人说得好，书读百遍，其义自见。叫你们背书，并非只是背文唱字，而是要你们懂得文章中的道理。像这样的小把戏，一时记住文字，虽然不难，却离那些圣贤的本意越来越远了！以后，还是要多读多记，知道了吗！”

如此一言，方才还欣喜得意的宫人忙压下了欢喜，闷声应是。

“既是知道短处，便要收敛浮躁之气。”皇后笑了笑，又看着众人吩咐说，“咱们大清笃信佛教，本宫又是最喜读《四十二章经》，从今日起，你们就将它抄录一千份吧！”说罢，敛了笑色，转身上辇，扬长而去。

待皇后凤辇渐行渐远，众宫人似泄了气的皮球，纷纷瘫软在地，唉声叹气埋怨连城连累她们要抄录《四十二章经》一千份。比起背文章，背不好不过是责罚一顿板子，然而抄录佛经一千遍，纵是写断了手也不见得能交差。

连城倒也不急，任她们怨声载道泄了气力，再慢悠悠地说：“看你们给吓的！不就是佛经吗？我全包了！”

宫人们不信，连连摆手，要连城不要信口雌黄，她一人又岂能抄得完。抄？！

连城笑了笑，眉间添了几分狡黠，她有说抄吗？

“难不成，你会法术？”一个小宫人悻悻地插了句。

连城笑得更盛，法术，她可不会，但她有——印刷术。

白蜡、皮纸、滚子、竹签子、墨、宫纱。

不消半刻，连城便找来这些物件，将它们堆放在桌上。宫人们立时围住连城，没有一个人能看得明白连城的法子。

连城倒也不急，慢慢喝水吃了果子，才向大家答疑解惑：“先把皮纸烤

热，将白蜡涂抹均匀在上面，等蜡凝固后，这个皮纸就成了一块薄薄的蜡板，然后用竹签子在蜡板上写《四十二章经》。竹签子刻下文字的地方，蜡就被划下来了，等刻完一遍之后，我们用宫纱盖住蜡板，用滚子将墨滚上去，就可以在纸上印刷啦！”

这样的法子，若只印个三两份，确实麻烦，但若印个上千份，必定省时省力。且印出来的纸张全是熟宣，宫人们自行制作，印出来的字体也会各有各样，掺杂在一处，若不仔细瞧，也看不出端倪。

宫人们一开始还不放心，待照着连城的法子制作了几份后，越发得心应手，速度便越来越快，才一个白天便“抄”出了一千份佛经。

至夜，忙了整日的宫人们竟是兴奋得睡不着，卧房里大家个个把连城围住，夸赞她是难不倒的连城。连城自小在民间就喜欢热闹，遇到这般场面，便更是激动，索性拉着宫人们讲述自己在宫外遇到的比这抄佛经还神气的事。

夜已极深，众人嬉笑间，隐约听得隔壁传来阵阵咳嗽声。

连城正说得兴起，闻听这声音，不免静下，四下问人是谁在咳嗽。

大家纷纷低下头，静了声音，终于还是有人忍不住回应：“是秦湘姑姑。”

连城听罢，由床上跳起来，披了长衣便要推门而出，却被其他宫人拦住，劝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连城仍是坚持，她一人披衣离开房屋，提着手中的羊角灯转至秦湘的屋门口，敲了门，唤了几声“秦湘姑姑”，却迟迟未听见人声回应，只是卧房传来的咳嗽声更烈。

连城心急，索性推门而入。入目见秦湘披衣在床榻间咳得厉害，人已半伏在床帏前，意识不清。连城见她病得这样严重，口中念着去找太医，却被秦湘一把拉住。

“我们这些宫女，哪里能看太医！不合规矩！”

在这宫中，太医从来都只是给主子们看病的，并不能过问下人的病症。可连城不管这些，她只知道秦湘姑姑病得这样厉害，若不能瞧治，便要出事。

“说了不成……就……是不成，你快走吧！莫要管我……”冷汗一滴滴落下，秦湘握紧连城，死死坚持。

连城心中一紧，找不得太医，她便决心自己照看秦湘。她扶着秦湘躺下，

片刻工夫便由床前的水盆里拧出两面手巾，其中一面挂在床头，另一面替秦湘抹脸。犹记得儿时娘亲也是这般照料自己。丽娘在世时常说，京城冬季极是干燥，容易引人咳嗽，若是挂上一块湿湿的手巾，则可以润润干，一觉睡得安，醒来之后，手巾就会全干。一想起丽娘，连城心中发酸，从来都是娘亲照料自己，待子欲养而亲不在。眼下对秦湘，她便照顾得更尽心尽力，一半也是将秦湘当成欲要孝敬却再没有机会的丽娘。

“明儿早上，我去讨些琵琶丸、秋梨膏什么的来给你吃，吃完就舒服了！”橘色的暖光映着连城一双格外清明的眉目，细密的汗滑过她的额头，她却丝毫不顾，不停歇地为秦湘擦拭。秦湘虚弱地抬起眼，视线恍惚中见连城忙来忙去的身影，几分感激，又有几分疑惑，着实摸不清楚连城的心思。自己日里变着法来折磨她，她竟然还以好心来报，甚而怀疑她莫不是憋了坏主意。

见秦湘怔愣着，连城似看穿了她心绪复杂，爽朗而笑：“人在世上活着，谁都不容易，你怎么对我，那是你的事，可我见你咳嗽痛苦，却不能不管，因为这是我的事！”

秦湘默然无言，静静垂下目光。

连城替她盖过软衾，随即放下靛青色帷帐，起了半身道：“我再去给你打几盆水来，放在床四周，待有了水汽，你这咳嗽便能缓缓了。”

说罢，正要移步，却见帷帐间探出秦湘一只腕子——

“丫头，你给我等一下。”

连城僵了步子，疑惑着转身，只见秦湘缓缓掀起一角帷幕，苍白面容上依旧是一脸莫测的神色。

“你别以为和我卖好，我就吃你这一套。”秦湘倚靠在榻前，目光凝着连城，“我提醒你一句，投机取巧固然有用，但皇后娘娘也不是那么好骗的。”

连城愣了愣，瞬间明白了秦湘的话意，便点点头，应了一声。

秦湘这才面色好转，释然地舒了口气，缓缓扬了一笑，满是平静：“那么，咱们两两相抵，互不相欠了！”

连城只觉得秦湘这话说得偏颇，下意识回应她：“有什么欠与不欠的？大家都在宫里，都是伺候人，大家应守望相助嘛！我也不图姑姑你什么，你呀，只管把你的咳嗽调养好，这比什么都强！”

秦湘由这话听得心头一牵，再又望去连城的年岁样貌，转而念起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。当年，她丈夫恶赌，越赌越穷，越穷就越赌，欠下一堆赌债。那